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吴省蘭

謄録監生臣汪存堉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

人部二十九 忠 忠義

忠孝附

忠三

原 令德 高行 左傳忠為令德 管子忠者臣下之高行 城郢 復陳 左傳楚子囊城郢事詳忠二 家語孔子讀史至楚復陳歎曰非申叔時之忠不能建此義 增元氣 要言 明文則徐有貞曰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 北齊書趙郡王叡久典朝政清貞自守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 製旗 擲杯 宋史岳飛入見

高宗手書岳飛精忠四字製旗以賜之　又金兵至扶徐巖巖言以去金將羅索誘其降巖言大罵羅索舉戟向之巖言以首迎刃飲之酒以杯擲羅索遂殺之尼瑪哈聞其死責羅索曰奈何殺忠義人

衛社稷　竭股肱　漢紀忠臣社稷之衛　蜀志諸葛亮傳先主名亮屬以後事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原孔達成衛　安于定趙　左傳晉以衛之救陳也討馬使人勿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遂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衛人以為成勞以其子復代其位　又智文子使告趙孟曰范中行氏雖為亂董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馬用生遂縊而死

申蒯斷臂　弘演納肝　劉向新序崔杼弒莊公申蒯漁于海將入死之門者以告崔杼令勿納之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臂與

門者以示崔杼而後入　韓詩外傳狄人逐衛懿公于榮澤見殺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因自出其肝納懿公之肝齊桓公聞之曰弘演可謂忠臣矣　漢書

溫序銜鬚　典韋瞋目

溫序為護羌校尉為隗囂別將苟宇所執欲生降之序不屈賜以劍令自裁序受劍銜鬚入口中歎曰毋令鬚汙土遂伏劍死　魏統曹公之敗于張繡也唯校尉典韋力戰門中兵敗賊從他門入韋突殺數人重創瞋目大罵而死

龔勝推印　胡剛懸冠

漢書龔勝事詳上忠二　後漢書胡廣六葉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

增　步從授馬　易位取泉

魏志曹洪傳洪從太祖討董卓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馬以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　左傳晉韓厥逐齊侯既及逢丑父

與君易位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故公得下車而免

進諫三日　後凋一人　商紀比干見微子去箕子佯狂乃歎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三日　陳書元帝在江陵遺書周弘直曰京都縉紳無不附逆惟有周生確乎不拔松柏後凋一人而已周生謂弘直兄弘正也

延贊赤心　巴延白液　宋呼延贊傳贊常言願死于敵徧文其體為赤心殺賊字至于妻孥僕使皆然　元王巴延傳巴延知福寧州寇至被執賊帥王善曰為吾尹此州可乎大罵不屈遂被害頸斷湧白液如乳死後賊時睹其引兵出入

豈愛一子　不事二君　元任志傳志與金兵戰有功金擒其長子以招之志曰我為大朝帥豈愛一子親射殪之　一統志元蔡子英舉進士累遷顯官元軍敗械送京師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謂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不二

北還不食　西顧寛憂　宋張叔夜傳叔夜既北還道中不食既次白溝馭者曰過界河矣叔夜矍然起仰天大呼而卒　又趙鼎傳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上疏曰伏望閔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寛陛下西顧之憂

束蒲為身　奪笏中額　唐紀高重捷與李日月戰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為身而葬之　又朱泚據長安名段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奪源休象笏擊泚中額

更衣酌酒　投筆抽刀　宋紀金人欲相劉鞈鞈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歸書片紙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　漢紀蜀公孫述使客刺來歙未即死自書表曰臣奉職不稱為朝廷羞投筆抽刀而絕

引刀北闕　置眼東門　漢蓋寛饒傳寛饒奏封事時執金吾議以為大逆不道鄭昌頌其忠上不

聽下寛饒吏寛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　越世家太宰語譏子胥吳王使人賜子胥屬鏤劒以自殺子胥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

再拜書壁　三呼過河

元閔本傳明兵薄京師本乃朝服與妻程氏北向再拜大書屋壁曰元中奉大夫集賢侍講學士閔本夫妻死處　宗紀宗澤憂憤成疾咏杜甫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

下書著姓　御札賜莊

漢書鮑昱事詳忠二　劉氏鴻書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賜世忠因號其莊曰精忠

惟有此子　是乃吾兒

北齊書段韶傳高祖謂世宗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惟有此子　唐紀李希烈反遣顔真卿宣慰之與朱滔等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太師遂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曰汝知有駡祿山而死者顔杲卿乎

是乃吾兄也

攜家入山　擲器于地　漢卓茂傳陳留人蔡勳不事王莽對印綬仰天歎曰昔曾子易簀不受季孫之賜吾策名漢室其可事二姓哉遂攜家屬逃入深山　唐紀安祿山宴羣臣于凝碧池盛奏衆樂樂工雷海青不勝悲憤擲樂器于地西向慟哭

羝乳得歸　馬湩以祝　漢蘇武傳匈奴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　金史完顏陳和尚事詳忠二

因以是姓　無諱我名　唐員半千傳半千本彭城劉氏以忠烈比伍員因是姓員　宋韓世忠傳世忠常戒家人曰我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

比干有知　子胥忘號　唐書周憬謀殺武三思事泄憬入比干廟自剄曰比干古忠臣其知我乎　漢武五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子胥盡忠而忘其號顏師古曰忘號者吳王殺之被以惡名失其善稱號也

蹠

穿膝暴　風静馬行　史記趙世家昔吳入郢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鋭赴强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于是嬴糧潜行上峥山踰深溪蹠穿膝暴而薄秦朝以求救秦王出卒萬人大敗吳于濁水　北史周羅睺卒于軍事柩還京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旋風飄逸馬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為戀恨即時風静馬行見者無不悲歎

履正奉公　寧家安國　漢紀任延為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　晉孔坦傳帝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為已憂及疾篤庾氷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将終不問寧家安國之計乃作兒女子相對邪

握節隕難　攜具盡歡　晉何無忌傳無忌為鎮南将軍盧循別帥徐道覆順流而下無忌舟師奔敗乃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遂握節督戰而死詔曰握節隕難誠貫古賢

元鄭玉傳明兵入徽州玉被拘因親友擕具餉之從容盡歡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乃縊而死

晝吟夜泣　血碧心丹

戰國策吳入郢棼冒勃蘇走亡師于秦鶴立而不轉晝吟夜泣秦師乃出復楚國　遂昌雜錄宗鄧剡文丞相贊曰血化碧兮心丹

臣力既竭　王道以清

唐紀尹子奇圍睢陽久城中食盡將士病不能戰張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　漢紀范滂曰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

乃起此論　終不為言

漢紀劉向以王氏權太重乃集上古以來災祥之記推迹行事著其占驗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又陰興為期門僕射從征伐與張宗鮮于裒不相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遠之友人張汎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

其忠

登樓望闕　斬馬斷弓　宋陳寅傳寅知西和州元兵圍城城陷寅朝服登樓望闕焚香號泣再拜伏劒而死　北史乙速孤佛保傳梁將蘭欽陷漢中佛保時為都督統兵力戰將敗仰天大哭曰此馬我所乘此弓矢天恩賜吾豈可令賊得乎遂斬馬斷弓自刎而死

埋土半身　投牀不食　唐書劉感戍荆州為薛仁杲所執令說城中降至城下大呼曰賊亡在朝暮秦王數十萬衆且至勉之仁杲怒埋感半身于土中馳射之　又劉廼傳朱泚反廼聞車駕如涼州自投于牀拊膺呼天不食卒

汗流墨馬　表達木鷙　備遺錄明靖難時齊泰脫走所乘白馬極駿慮人識之以墨塗黑既而行遠馬汗流墨脫竟為人所踪跡被執不屈而死　北史堯君素傳大業末君素拒義師于河東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鷙置表于頸具論事勢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

而歎息

百舉必脱　三相無私　漢枚乘傳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脱註謂脱者免于禍也　左傳季文子事詳忠二

深室納饘　中流擊楫　左傳晉伐衛執成公歸置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橐饘焉　晉紀祖逖為豫州刺史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不顧宗親　惟書甲子　東觀漢記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開城納之收李忠母妻子令招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謂之曰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若母妻子忠曰蒙公厚恩忠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　南史陶潛自以先世乃晉輔恥復屈身後代所著文章義熙以前則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

死國黃衫　沖天白氣　隋麥鐵杖傳遼東之役鐵

杖為先鋒謂其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我受國厚恩今是死日　元紀董摶霄拜河南右丞值毛貴兵至拔劒督戰賊突前捽摶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沖天

聲響必應　農織皆知　中回子明君之詒也若聲忠臣之應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　漢麗參傳段恭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麗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

輸誠魏室　盡力皇家　北齊楊愔傳愔謂辈世榮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于此得自縊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恵也　又清河王岳傳岳被高歸彦譖憂悸而死後歸彦反世祖乃知曰清河王忠烈盡力皇家而歸彦毀之殘我骨

焰中端笏　車旁掛斤　宋史尹穀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李芾請為參謀穀知城危朝服望闕拜已縱火自焚鄰家救之火熾不可前但于烈焰中遥見正冠端笏危坐閩門

皆死　晉易雄傳王敦作逆湘中城陷雄被執不屈敦憚而釋之衆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掛肉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旁有斤吾其戮矣尋被殺

執刀按膝　鑿池扁亭

續文獻通考德呼穆蘇初為漳州路達嚕噶齊明兵下福州興化泉州皆納款德呼穆蘇仰天歎曰有死而已及聞招諭使者至乃具公服北面再拜引斧斫其印文又大書手版曰大元臣子即端坐拔所佩刀刺喉中心死既死而手猶執刀按膝儼然如生　又江萬里以故相家居聞元兵破襄樊乃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城破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翼日萬里屍獨浮出從者殮葬之

較之張許　過于段顏

宋蘇緘傳邕州城陷緘舉家自焚謚曰忠勇名其子子元曰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遮江淮較之卿父不能過也　宋人物志金人陷晉寧徐徽言大罵而死事聞高宗撫几歎曰徽言

忠貫日月過于顔真卿段秀實遠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

吾不能全　公何相迫

晉賈渾傳劉元海作亂遣將喬晞攻陷介休渾抗節不降曰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苟求生以事賊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　彙書契丹以兵圍張敬達楊光遠屢勸敬達降敬達曰諸公何相迫耶何不殺我契丹邪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而葬之

杜門自絶　應弦而倒

漢卓茂傳王莽簒位遣使齊纁帛請孔休為國師遂托病杜門自絶　北史尭君素傳河東圍甚急君素卒無降心其妻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何苦取禍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歸第整衣　得書投廁

宋紀王全彬入蜀高彥儔力戰不勝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　五代唐姚洪傳洪戍閬州董璋反以書招洪洪得書投廁中州破執洪洪駡曰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于前

令壯士十人封內而食之

多謝相公 但知天子

唐紀韓弘不顧淮西速平遺李光顏一美人光顏辭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賊同戴日月 宋史田重進事詳忠二

有馬何為 舉牀以鬬

晉紀永興元年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秦隼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 五代史周兵攻唐楚州張彥卿固守不下周主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率衆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鬬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降者

氣作山河 心如金石

宋趙鼎傳鼎為秦檜所陷貶吉陽軍及疾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漢王常傳光武謂羣臣曰王常輔翊帝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

不惜百口 豈顧二兒

山堂肆考魏以崔楷為殷州刺史後葛榮逼城或勸

楷遺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追還將士爭奮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　綱目王世充選驍勇集洛陽屈突通二子在洛唐主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往如卿二兒何通曰臣分當就死為陛下盡節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

拔劒割雁　齧指書帛

明孫炎傳炎授處州總制為賊所執以燔雁斗酒啖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劒割雁舉卮酒大罵不屈　宋史劉士昭謀復太和縣事敗士昭齧指書帛云生為宋民死為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

叩馬而諫　設像以朝

史記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曰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　唐書令狐潮圍雍丘有大將六人白張廵以兵勢不敵不如降廵佯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將士朝之人皆泣廵引六將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

含笑入地　何

面戴天

宋紀唐重知京兆府金將圍城重度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我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含笑入地矣北齊書趙郡王叡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擾非吾志也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

為善則一　矢節成雙

三國志晉泰始二年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宋史趙昂發通判池州攝州事元兵薄州城昂發語其妻曰吾不當去汝先出走妻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昂發乃大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

從容以就　喑嗚而來

一統志元鄭玉歙縣人明兵至守將欲致之玉曰我既不得忼慨殺身以勵風俗猶當從容就死以全節義唐書南霽雲至睢陽與張巡計事睢陽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喑嗚而來者乃南霽雲也

吾終不

留　自許何在　三國志關羽為曹操所獲操壯其為人使張遼以情問之羽歎曰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　唐書張巡舉兵討賊至雍丘雍丘令令狐潮舉城附賊潮與巡有舊至城下說巡巡曰君生平以忠義自許今何在潮慙而退

不謀奴隸　勿負朝廷　周紀趙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　宋史王忠植為叛將趙惟清執詣沙爾斡克使往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

留臣無益　惟公所使　宋紀許翰言李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留臣無益力求去不許　唐書新語張柬之謂李多祚曰將軍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易之兄弟欲危宗社將軍誠能

報恩正在今日多祚曰苟利王室惟相公所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因立盟誓義形于色

其膽如斗　有鏃盈升說畧宋張世傑覆舟死屍焚島上其膽如斗　宋史岳飛將楊再興本賊曹成將成敗見縛飛奇其貌曰吾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國後再興與烏珠戰死得其屍焚之有箭鏃二升

將皆聽命　吾不忍為宋紀宗澤知金虛實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　又蘇軾自湖赴獄親友皆絕交道出廣陵鮮于侁往見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簡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

若蒙公恩　謂畢吾事晉紀劉曜至涇陽獲魯充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　宋史文天祥臨刑時從

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其衣帶中有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不知有異皆笑為狂 宋紀真宗以王曾為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悦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又宗澤前後建議輒為黄潛善汪伯彥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以為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不足定矣

遂從入闕相聚如莒 北史帝西還裴俠妻子在東郡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既食人禄寧以妻子易圖邪遂從入闕　史記王蠋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于燕況在位食禄者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校亦為請臣不得默 宋紀宗以洪皓充金通問使迫使仕不屈尼瑪哈諾爾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為皓跪請得流遞冷山

晉紀秦僕射梁喜等言于秦主興曰君臣之義不薄于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願損其威權非特安弼乃所以安社稷也

哭授李石 歎呼別成

彙書田布度軍且亂為書謝帝曰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元翼無使忠臣義士塗炭于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詑乃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 漢書傅燮為漢陽太守城被圍燮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欲令棄郡而歸言未終燮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

常披破葛衣 皆呼老鍋匠

明五忠傳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燕王入京即帝位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為傭雖寒必覆故葛衣葛衣益破縷縷竟不肯脫 又補鍋匠不知何許人靖難時往來夔慶間補鍋皆呼為老鍋匠夔州市中有馮翁

者遇之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中坐語竟日語已又相持哭且别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矣竟莫知其終

置酒會僚吏　爇香讀道書　陳書岳陽王叔慎事詳忠二

一統志宋徐道明常州人為天慶觀道士元兵圍城道明謁郡守姚訔曰君侯計將安出訔曰死守而已道明亟還告其徒曰姚公誓與城俱亡吾屬亦不失為義士元兵屠城道明危坐然香讀老子書不為動遂死焉

孝寬則可為　尉佗不足法　明文余闕傳闕守安慶自誓以死報國立旌忠祠以勵將佐時集祠下大聲謂曰男兒生則為韋孝寬死則為張巡許遠不可為不義屈　唐書李襲志曰吾世隋臣今江都雖淪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刷仇恥豈怙亂國不義哉吾寧蹈忠死不逆節以生尉佗不足法也

開壁焚元詔　登舟讀楚詞　宋紀阿珠遣使持元詔招李庭芝庭

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陴上　明五忠傳雪菴
和尚明靖難時落髮為僧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辭袖之
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
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

若有人帶持　**不與時俯仰**

宋紀許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不
與時俯仰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来執
政忠直遇事敢言惟景衡耳　北史周羅睺行晉絳呂
三州諸軍事進兵中流矢卒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睺
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
動若有人帶持之狀絳州城破正當其日也

毁家紓楚難　**破產報韓仇**

左傳楚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
宮中公闘班殺子元闘穀於菟
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史記秦滅韓張良
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
故

勿浣侍中血　**為題太史裾**

晉嵇紹傳紹從惠帝
戰于蕩陰王師敗績

百官左右皆奔散惟紹獨以身捍衛兵及御輦飛箭雨集紹遂死之血濺御衣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浣也　遵聞錄明羅復仁國初為編修後乞休致太祖賜以布衣題其裾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放歸故里

均之一死勝爾實多　各盡所能當仁不讓

唐書田悅拒命符令奇寄語悅子璘委質朝廷璘遂降詔封璘義陽王悅引令奇切責之令奇罵曰爾忘義背主死在旦夕吾教子以忠殺身無所悔均死也吾勝爾多矣　漢書曹褒徵拜博士肅宗欲制定禮樂下詔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歎息謂諸生曰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

豈忍害公　何辭死國

說郛宋苗傅劉正彥叛張魏公浚在秀州謀舉勤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徐問曰汝非苗劉遣來殺我乎曰然曰若是取首去曰予頗知書寧肯為

賊用沈公忠義豈忍加害恐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
宗史宗汝為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使金遇完顏
宗弼軍與時亮相失汝為獨馳入其壁將上國書宗弼
刼而縛之汝為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而死

麥鐵杖不知炷艾炙額　馬伏波自願馬革裹屍

隋麥鐵杖傳遼東之役鐵杖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
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炙額爪蒂歕鼻治黃
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　後漢書馬援曰方今匈奴
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
革裹屍耳

我為刺史何來酒監之呼　生一布衣用達史臣之聽

金史哈薩喇安禮為泰安州刺史元兵至城破
被執或妄以酒監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諱
為使之跪不屈遂以戈撞其胸而殺之　唐甄濟傳安
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濟不為動元稹遺書于史館

修撰韓愈曰甄生一布衣耳延頸受刃守死不回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誅而洗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

服賜衣而遇害　明孫炎傳炎被執賊拔刀叱解衣炎曰此紫綺衣君所賜者我當服之以死遂遇害

覩獻盞以白誣　元巴延傳阿哈瑪特誣巴延平宋時取玉桃盞帝案之無驗後有獻此盞者帝愕然曰幾陷吾忠良

生同食祿可云吾亦降乎　死有遺言是乃民之望也　宋米立傳元兵畧江西立被執不降黃萬石諭之曰吾亦降矣曰侍郎國之大臣立一小校何足道但世食君祿國亡何以生為哉　左傳楚子囊事詳忠二

涇原二冢　名宦志唐劉昌為涇原節度使嘗瘞將士骸骨分建二大冢將曰旌義士曰懷忠率諸將臨祭莫不感泣

河北大旗　一統志宋王友直為天雄軍節度使常張一大旗書宋忠義河北王九郎以自表

喻良能情深勵俗書達九重　劉源清功在平濠門標四字

宋紀喻良能嘗進忠義傳二十卷孝宗深歎賞即命頒行　一統志明劉源清為進賢令宸濠反清豎旗邑門書盡忠報國四字號集義兵效死勿去濠平擢御史

入秦不返空憐正則之形容　在蜀恒思益重九齡之風度

史記屈原傳原字正則懷王入秦不返屈原睠念楚國係心懷王遊于江潭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彙苑張九齡言祿山狼子野心且有逆相宜即事誅之後帝在蜀思其忠為泣下又帝每擇相輒曰風度得如九齡否

集英殿當年得士對策先知　平章事今日用卿垂簾早識

宋文天祥傳天祥對策集英殿理宗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曰是卷古誼如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　宋紀

章得象為平章事帝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忠四

增髮動 唐顏杲卿傳初杲卿被殺狗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後湊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

縱飲舞劒 唐紀李元通為定州總管劉黑闥破定州覺其才欲以為將不聽因之故吏有餉飲者元通縱飲因舞劒曲終仰天歎息潰腹而死

願為漢鬼 漢紀王莽執政名虞後為司徒後仰天歎曰願為漢鬼不能事兩姓飲藥而卒

吾膝如鐵 一統志元李齊為高郵知府張士誠陷其城誘之使跪齊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乎齊嘗舉進士第一論者謂不負所學云

布展稱奇 金完顏絳山傳蔡城破為元兵所執曰吾奉御絳山也吾君終于是吾候火滅收瘞其骨瘞吾君之後雖

寸斬不恨矣元帥布展曰此奇男子也許之

忠告三卷 元紀張養浩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皆言居官之道

南家好漢 宋史黎州通判何充城破不屈敵曰此南家好漢也

僵立瞠目 宋史徐應鑣傳宋亡與其子女上梯雲樓縱火自焚為僕救免翌日得其尸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

文不可草 宋許彪孫傳劉整降元召彪孫草降文彪孫曰腕可斷文不可草遂仰藥死

市人右袒 周紀齊閔王出走王孫賈呼于市曰淖齒亂齊國弒閔王有能與我誅淖齒者右袒市人從之者四百人乃與攻淖齒殺之于是齊亡臣相與求閔王子法章立以為王

衣冠獨坐 一統志元末京城不守公卿爭出降王遜志獨家居衣冠而坐其友王巽來告曰新朝寬大盡出詣官自言狀遜志斥之曰君既自不忠又誘人為不義乎即日投井死

忠五

增詩魏曹植怨歌行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音又見疑患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刋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涕泣常流連皇靈大變動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别後莫相忘　晉傅咸集左傳句為詩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

昭德塞回不隕其名死而利國以為已榮茲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為利啗古之遺直威黜百端勿使能植　唐李白咏蘇武詩曰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雁上林飛空傳一書札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絶渴飲月窟水飢餐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　張廵守睢陽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

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　又夜聞笛詩曰岧嶢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遥聞吹笛吟　宋文天祥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瀆上則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滄溟皇路當清尼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顔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勵氷雪或為出

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
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
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
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
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
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
易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
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

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元趙孟頫弔岳飛詩曰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蒼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歎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虞集挽文天祥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灑淚時　明方孝孺絶命辭曰天降喪亂兮莫知其由

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猷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狗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李東陽花將軍歌曰花將軍身長八尺勇絶倫從龍渡江江水渾提劍躍馬走平陸敵兵不能逼主將不敢嗔殺人如麻滿川谷偏體無一刀鎗痕太平城中三千人楚賊十萬勢欲吞將軍怒呼縛盡絶罵賊如狗狗不信檣頭萬箭集如蝟將軍願死不願生作他人臣郜夫人赴水死有妻不辱將軍門將軍侍婢身姓孫收屍葬母抱兒走為賊

俘虜隨風塵寄兒漁家屬漁姥死生已分歸蒼旻賊平身歸竊兒去夜宿陶穴如生墳亂兵爭舟不得渡隋水不死如有神浮槎為舟蓮為食空中老父能知津孫來抱兒達行在哭聲上徹天能聞帝呼花雲兒風骨如花雲手摩膝置泣復歎兒汝不死猶雲存兒年十五官萬户九原再拜君王恩忠臣節婦古稀有嬰杵尚是男兒身英靈在世竟不朽下可為河岳上可為星辰君不見金華文章石室史嗟我欲賦豈有筆力回千鈞　楊繼

盛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炤千古平生未報恩留
作忠魂補
增敕明太祖敕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沒
而名存有以垂訓于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
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絶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如
江州總管李黼身死孤城力抗强敵臨難死義與闕同
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于後代蓋以勵風敎也宜令
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增諭明太祖諭羣臣曰忠臣愛君讜言為國蓋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為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增表漢諸葛亮出師表曰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獘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内忠智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

帝之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

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忠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

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

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課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增疏明楊繼盛劾嚴嵩疏畧曰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于他日而乃履危蹈險攻難去之臣覬難成

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願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況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懷壞天下之事者惟鷙與嵩鷙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奸惡又倍于鷙將來為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者

原殘梁王筠答湘東王示忠臣傳牋曰竊以孝實天經忠為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忒昔淮南鴻烈事無的準沛王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譽良為片言臨淄見稱文

辭小道孰若理冠君親義兼臣子謹當宣示遐邇光揚
德音
增書金史劉炳中進士第上書條便宜十事一曰褒忠
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效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
事定後有司畧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
見録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為自安之計邪使為臣者皆
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茍免甚非國家之利也　明
史傳畧曰元蔡子英上明太祖書曰陛下乘時應運提

三尺劒削平羣雄滂海内外莫不賔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傳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脱亡七年之久重煩有司追跡既忤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萬死莫贖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冠裳賜酒饌授以官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上報深仁但名義所存不敢輙渝初志自惟身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淺陋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

年愧無尺寸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破亡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聞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一食其禄終身無貳是故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貞之士中君羞以為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將極其猛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陛下猶以為未足于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奬忠義蓋以治天下之本莫大乎禮義

廉恥也以今天下之廣人物之衆不以臣一人而加少不以臣一人而加多授臣以官何益于國舍臣不用何損于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挈持大經大法以昭示子孫臣民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俘囚而厠諸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思維咎往昔之不死至于今日惟一死可以塞責乃陛下待臣以禮加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立名亦不敢偷生以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固海南畢其餘命則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陛下威加海內不患不伸于匹夫之賤然臣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毀志以狥時故王蠋閉户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榮利而樂死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不得避也眇焉之軀上愧古人死有餘恨惟陛下裁察

增序晉書忠義列傳序曰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殞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勵松

筠之雅操見貞心于歲暮標勁節于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畫像丹青前史以為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雖背恩亡義之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于時至若嵇紹之衛難乘輿卞壼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于舊君辛吉恥臣于戎鹵張禕引鴆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勵志莫不忠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于萬古厲薄俗于當年者與叙其行事以為

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原賛梁元帝忠臣傳記托篇曰太真挺英投袂勤王伯猷蹈節身殞名揚巍巍景倩主亡與亡嗟乎尚矣惟國之良　又忠臣傳陳爭篇曰子政鏗鏗誠存社稷朱雲折檻遂其婞直　隋庾信哀盎諫文帝賛曰千乘峻轍六轡危行路廻松坂山斜柳城龍淵地狹華蓋風驚賢臣攬轡可謂忠貞

增雜文唐太宗祭比干文曰道喪時昏奸邪並用暴君

虐主正直難居雖識鑒存亡詎能遣凶暴之累智周萬物不能離顛沛之間然則大厦將傾非一木之能正天道去矣豈一賢之能全奮不顧身有死無二蹈死節者罕有其人所以悽愴風煙靡尋餘跡暄涼丘隴空有其名雖古今殊途年代冥漠式遵故實爰贈太師謚忠烈公清酌少牢以陳薄禮遊魂彷彿照此嘉誠

忠義一 附

增說苑曰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聵使晉而返其僕曰崔

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已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禄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禄矣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聵可謂死節死義矣　稗編曰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

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
聞事君者内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
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　宋紀曰張世傑有甥韓在
元張弘範三使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
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荅之　又
曰元人入西和州知州陳寅竭志固守力不能支遂陷
寅謂妻杜氏宜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
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寅亦伏劒而死賔客同死者

二十八人 又曰元李恒攻文天祥天祥師盡潰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元人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擒之天祥由是得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滸鄒㵯乘騎逸去時賞至奮罵不屈有繫累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之何為得脱者甚衆臨刑劉沐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將佐幕屬被執者皆死

原從鼓子　增奔袁軍

國語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于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爾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于晉之鼓也　三國志關羽傳曹公擒羽禮之甚厚而察其心神無久留意張遼以情問之羽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要當立效以報曹公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

原執刀叱攸　舉播救宣

晉書王育字仲春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鷂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前將殺之

宣懼跣下抱育乃止由此知名　後漢書鮑宣字子都坐距閉使者大不敬下獄博士弟子王咸舉旛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遮丞相孔光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遂抵宣罪減死一等

況卒厚贈　備死不賀　後漢朱暉傳暉為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婢暉不從及況卒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所求于我所以不敢聞命恐以財貨汙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　三國志袁渙傳魏太祖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嘗為備所舉吏獨不賀

增下馬號哭　撾鼓喧呼　三國志王修傳修為袁譚別駕魏太祖誅譚修聞之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修意默然不應修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殮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　宋紀欽宗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上書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

所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墜金人之計乞復用綱而斥李邦彦等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復名綱衆皆奮躍

傾血以飲 踰牆而藏

後漢劉平傳建武初龐萌反于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為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所為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絶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 又劉茂傳建武二年為郡門下掾時赤眉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盂縣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

更無美談 終無異詞

後漢戴就傳就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于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謂安曰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冤毒柰

何誣害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誇其君子詺其父安深奇
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解釋郡事　又陸續
傳續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
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太守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
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
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惟續宏勳掠考五
毒肌肉消爛
終無異詞

以報智伯　不負桓侯

史記豫讓為智伯報仇謂襄子
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以衆人報
之至于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　晉書蘇
峻寇蘭石桓彝遣將軍俞縱禦之縱敗左右勸退軍縱
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
之不可負國
也力戰而死

牽招設祭　高悝匿孤

魏志牽招傳袁紹辟招為督軍
從事紹卒又事子尚後遼東送袁尚首懸在馬市招覩
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　晉華軼傳初廣陵高悝

寓居江州軼辟為西曹掾尋而軼敗悝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悝攜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請活使君　得全太守

北史葛榮圍信都魏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城陷與兄祐俱執兄弟爭相為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死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　後漢彭修傳修仕郎為功曹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

露板請葬　將車送喪

晉荀闓傳大司馬齊王冏辟闓為掾冏敗暴尸已三日莫敢收葬闓與冏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　漢廉范傳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于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下獄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

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戹昏亂邪語遂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乃去

衣不解帶　乳為生湩

北史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秦王俊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疾延在閤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帝聞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日延號泣而絶　漢李善傳善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元家相繼疫死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諸奴僕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産善乃潛負續逃去親哺養乳為生湩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

亦遭五矢　便被七創

晉韋忠傳太守陳楚辟忠為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于是負楚以歸　楚國先賢傳應余為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山民皆叛

余與太守東方裒迸力得出賊便射裒余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賊曰我以身代君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殯沒無恨因仰天號泣涕血俱下如雨賊見其義烈釋裒弗害

分歠廚米　共給衣資

三國臧洪傳魏太祖圍張超於雍丘洪從紹請兵欲求救超紹不聽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臧粮盡無救呼吏士謂曰袁氏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諸君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涕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内廚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衆分歠之

漢繆彤傳太守隴西梁湛召彤為決曹史湛卒彤送喪還隴西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他郡彤獨不去為起墳冢乃潛穿井旁以為窟室晝則隐竄夜則負土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

不受而歸

視書長歎　持賊大呼

晉紀劉裕攻司馬休之密以書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曰夫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混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耳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是矣　唐裴度傳王師討蔡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鞾刜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氈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

給送車馬　驅護蠅蟲

漢周嘉傳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捍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　又杜喬傳喬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南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

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護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太后義之而不罪

麾之不去　喪而復存

五代史和凝傳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凝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於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耳豈可去邪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是得免　元趙一德傳至元十二年國兵南伐一德被俘至燕為鄭留守家奴後其主鄭阿剌斯蘭以冤被誅詔籍錄其家羣奴各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吾恐同路人邪即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太夫人勞一德曰當吏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今吾家業既喪而復存者皆汝力也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主何以田廬為遂不受而去

聞命歡

笑

詣喪慟哭　南史沈攸之傳攸之以邊榮為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榮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為同人作賊不早來榮曰沈荆州要是宋世忠臣不可謂賊身本不斬生何須見問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　北史陽固傳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不奏懌之遇害元乂執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寮吏莫不慮禍避隱不出固以常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欒布王脩無以尚也君子哉若人

皆署燕名　不知雋賂　漢周嘉傳嘉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寃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署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使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撓屈當下蠶室乃歎曰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　又朱雋傳太

守尹端以雋為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失利罪應棄市雋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雋亦終無所言

持鋤去草 引車入陌

後漢李善傳善本同縣李元蒼頭顯宗時辟公府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

又鮑永傳永初為郡功曹王莽以永父宣不附己欲滅其子孫太守苟諫擁護之召以為吏更始時封中陽侯後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行縣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下拜哭盡哀而去又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

烹固何害 志不可移

左傳白公作亂國人攻之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

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注徽之匿也長者白公也　晉車濟傳張重華以車濟為金城令時為石虎將麻秋所陷濟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劒而死秋壯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

原欒布哭彭越　江統送愍懷　史記欒布傳布為梁大夫使齊漢梟彭越頭於洛陽詔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越頭下祀而哭之　晉江統傳愍懷太子廢賈后諷有司不許宮臣追送江統冒禁至伊水拜辭

增結轡而殉治長　升堂以召諸生　說苑邢蒯聵事詳忠二　備遺錄明王省為濟陽敎諭靖難師至公乃升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以名明倫今日且論君臣之義一節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乃以頭觸堂柱而死　島中

五百豈從漢帝之招　坐上三千僅得馮公之市史記田横既葬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横之客皆賢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横死亦皆自殺　戰國策齊馮煖為孟嘗君收債於薛及歸孟嘗君曰債收畢乎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言視吾家所少有者臣竊計君家所寡有者惟義耳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者也後孟嘗君就國於薛民扶老攜幼迎道中終日孟嘗君曰先生所以為文市義者乃今見之

忠義二附

原詔復七賢白帖袁秘為郡門下議生從太守趙謙擊黄巾軍敗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捍刃皆死謙得免詔復其門號曰七賢

增理無兩直晉張軌傳後漢吳詠嘗為馬賢所辟又為

太尉龐參掾賢參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為証詠計理無兩直自刎而死參賢慙愧和釋涼州刺史張軌祭其墓而旌其子孫

哭於東市　晉向雄傳雄初仕郡為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為之悲後吳奮為太守以小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為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殮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吾不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又復收葬若更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乎

由是顯名　後漢索盧放傳放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放願以身代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安可負君　晉紀陸機及弟雲皆見殺又收機司馬孫拯下獄獄吏拷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寃吏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

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愛不能救其死思復從而誣之乎孟玖等令獄吏詐為拯辭亦㞐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是吾分卿何為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

桓康裝擔

南齊書桓康傳宋大明中桓康隨太祖為軍容從世祖在贑縣泰始初世祖起義為郡所繫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至山中與門客蕭欣楊璩之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世祖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

復歸江南

續文獻通考晉祖逖有奴曰王安遣歸石勒逖弟約從蘇峻反敗而奔趙勒以既滅劉曜當顯明順逆乃誅約㞐其族安悵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乃竊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必同其難

漢晉春秋公孫瓚為袁紹所敗闗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

孤得無預

輟耕錄劉信甫為富商曹氏奴曹瀕死以孤託之孤之叔叔利孤財妄訴於府郡守劉察其詐直之叔之子不勝憖且憤毒父死而復訴於府過達嚕噶齊馬馬火者受署之初與守不和竟欲置孤法并得以中守信甫曰殺人者某也孤實不知守亦無賄既被鍛鍊無完膚終無而辭乃厚以金帛賂達嚕噶齊孤得無預而信甫減死既而叩蹕陳告達嚕噶齊以罪罷去守復官凡獄訟道里費蓋鉅萬計孤悉莫償信甫曰主有難奴拯脫之分內事耳寧望求報哉力辭不受

叱令北向

先賢行狀袁紹領冀州牧委審配腹心之任以為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後魏太祖兵入鄴生縛配謂曰曩者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吾君在北

城無虛井

宋紀元兵克潭州李芾與帳下沈忠合室盡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

枕中出二楮明田汝成阿寄傳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産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一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蹌踉老僕乃費我藜羹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邪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二十年而致産數萬金為寡婦嫁三女婚兩郎寡婦則卓然財雄一邑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貽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

忠孝一

增書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　詩曰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　又曰駕彼四牡載驟駸駸豈

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禮記曰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又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史記趙世家曰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　孔子世家曰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為人臣者毋以有已

漢書劉向傳曰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東平思王宇

傳曰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　范升傳曰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　晉書段灼傳曰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慼慼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於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　陳書徐陵傳曰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　北史曰士有不因

學藝而重不待爵祿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竭力以
奉其親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人臣之節也　宋
孫固傳曰人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　莊子
曰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
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漢馬融忠經曰夫惟孝者必貴
於忠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
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斯福祿至矣　涑水司馬氏
曰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讀書筆紀曰大道之世無忠臣無孝子其無忠臣非無忠臣也夫人而莫非忠臣也其無孝子非無孝子也夫人而莫非孝子也

忠孝二

增史記曰仲尼孝子舜禹忠臣　穀梁傳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吾褒貶諸君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

史記曰石奢為楚昭王相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

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於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自刎而死　戰國策陳軫謂秦王曰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巳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　說苑曰楚申鳴者孝聞於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何不受乎申鳴

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也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父事君得不死其難遂往而以兵圍之白公與石乞謀曰申鳴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必來遂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

則死矣申鳴流涕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已不得為父之孝子也乃君之忠臣也援枹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漢書延篤傳曰篤謂前越嶲太守李文德曰吾自束脩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從此而沒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　世説曰吴孫皓問丞相陸凱曰

卿一宗在朝者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

晉書溫嶠傳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加焉　卞壼傳曰壼與蘇峻力疾而戰死之二子眕盱見父沒相隨赴戰同時見害眕母裴撫二子屍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　謝琰傳曰孫恩寇山陰琰出戰殺

賊甚多繼而敗績千秋亭與二子肇峻俱被害詔謂琰父子隕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焉　南史劉敬宣傳曰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為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桓序謂其父牢之曰卿此兒非惟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　袁粲傳曰粲謀誅蕭道成為戴僧靜所殺子最大叫抱父乞先死粲謂最曰我不失為忠臣汝不失為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謡曰可憐石頭城寧為

衷粲死不作褚淵生　梁書謝藺傳曰藺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媼欲令藺先飯藺曰旣不覺飢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曰藺　魏書彭城王勰傳曰高祖詔勰曰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　邢巒傳曰世宗勞遣巒於東堂曰蕭衍寇邉旬朔滋甚誠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計非將軍莫可將軍其勉建殊勛以稱朕懷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　名臣錄曰范仲淹曰狄公仁

傑為子極於孝為臣極於忠公嘗赴并州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君子于役弗忘其親此公之謂與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　唐李源傳曰源東京留守憕之子也憕死安禄山之難源時八歲被俘為奴故吏贖歸其宗源以父死非命不仕不娶長慶中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徳裕薦之穆宗下詔曰褒忠所以勸臣節旌孝所以激人倫其以源守諫議大夫遣

使者持詔書袍笏就賜　唐紀曰王義方欲奏彈李義府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　說郛東谷贅言曰孝子忠臣代固有之惟子能合父心惟臣能合君心者為難能也蓋有之矣不多見也是故執友窮乏濟以麥舟范忠宣公之心即父之心也河東未平不望使相曹武惠王之心即君之心也　宋史楊政傳曰

政父忠戰没政甫七歳哀號如成人其母竒之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此兒其大吾門乎　一統志曰元趙弘毅嘗為國史編修官明兵入城弘毅歎曰我今但有一死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為中書管勾亦與妻訣曰吾父母俱死尚敢愛死乎遂公服北向再拜縊死　元巴延布哈德濟傳曰巴延布哈德濟之援信州也常南望泣曰我為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恐坐視乎吾知上報天子下拯生民餘皆無可恤所念者太

夫人耳入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即死復何恨巴延布哈德濟因命子額森布哈奉其母間道入福州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　明鄭克敬傳略曰克敬官御史常奉使還賜之宴不食光祿以聞太祖問之對曰今日臣父忌日不敢食肉太祖曰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一統志曰朱益永樂末進士廉靜寡欲宦遊不挈妻子卒時惟一僕

侍命之曰未能報吾君親歸以忠孝二字語吾子孫

明陳祚傳畧曰祚仕宣德朝坐直諫忤旨舉家繫獄父竟瘐死後出獄疏請歸葬持服不許明日再請詞益痛切薛瑄言祚事親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之　一統志曰劉翊正統中進士憲廟簡入内閣呼為東劉先生而不名居家孝父母没各廬墓三年所居號曰仁孝里嘉靖初事聞欽撰祝文曰忠裡於國孝表於鄉為一代名臣云　明馮恩傳略曰恩論張孚敬及汪鋐方獻夫之

奸逮繫詔獄幾死子行可年十四請以身代于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闕下通政陳經為引奏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邪

忠孝三

增國楨　家寶晉書高崧孝以承親忠以奉上實國之楨　山堂肆考宋時杜孟游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愓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號為寶田杜氏

投箸　捽胡宋書建平宣簡王宏傳劉璡上書云王之事太妃也朝夕不違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臣聞求忠臣者于孝子之門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　漢書莽何羅反金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

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由是著忠孝節
注胡頸也捽胡捽其頸而投殿下也

原石奢自刎

畢諶出亡

史記石奢事詳忠孝二　白帖畢諶為兗州別駕張邈劫其母弟妻子魏太祖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當去諶頓首無二心既遂出亡呂布破張邈生得諶諶懼太祖曰孝于親豈不忠于君君子不罪之用為魯相

增兩節並弘　二理同極

南齊書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節　南史褚彥回謂齊高帝曰柳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

亡家憂國　立身成名

漢書公孫述使刺客刺來歙歙書表投筆抽刀而絕帝省書流涕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歙攻戰連年平定隴羌憂國亡家忠孝顯著　彙書王珪拜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王問珪何以為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

不遠不撓　可移可事　晉書王允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　北史柳遐傳柳遐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于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于新君

非為富貴　即是神仙　宋史宗室不愿傳不愿性篤孝生七歲遭父北遷思慕涕泣長而力學母曹氏止之荅曰君父仇未報非敢志富貴也　明沈練重修岳王祠文忠臣孝子即是神仙

為赴魏軍　豈知王臘　三國志諸葛亮子瞻督諸軍至涪亭戰死于陣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馳赴魏軍而死　漢陳寵傳寵曾祖父咸見王莽誅何武鮑宣等即乞骸骨去職三子皆在位後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曰吾祖宗豈知有王氏臘乎

考叔稱純　李嵩何罪　左傳潁考叔聞鄭莊公誓不見母有獻于公公賜之美食而舍

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感其言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晉紀秦主姚興太后卒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緯駮曰嵩矯常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忠臣孝子有何罪乎

先臣所教　愚夫不爲

宋紀范純仁遺表云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　北史裴讓之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齊神武問云諏之何在荅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況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

敢諱家客　不爲園郎

唐書馬周傳周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爲何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漢書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金日磾弟倫子

敵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

死則塞禍　貴不爲榮

漢紀督郵吳道受詔捕范滂縣令郭揖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晉紀秦攻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送母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堅欲以虓爲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于此母之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遂不仕

天爲降印　金以名軍

博物志太尉常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雀飛翔近地民爭取之即爲一員石顥令搥破之得一金印曰忠孝侯印顥表上之藏于官庫後議郎樊行夷校書東觀表上言堯舜之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　金史正大二年取河朔諸路歸正人悉送密院增月給米三倍他軍歲時犒燕名曰忠孝軍

援枹以鼓　叱馭而行

說苑楚申鳴事詳忠

孝二　漢書王尊為益州刺史至九折坂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何以見祖　皆知顯親一統志宋張鏜僕射沒之後益王立詔天下勤王鏜起兵衡山兵敗被執元參政崔斌欲降之罵曰今日降而死何以見我祖鏜公于地下　又宋周虎守和州母何氏傾家貲以犒軍士破敵全城封感義郡夫人其誥畧云使天下之為人母者皆知以是教其子使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以是顯其親

惟此三子　幸有二弟初潭集陳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惟此三子君高明之君惟此三子忠臣孝子　元紀明兵取益都路布延布哈捍城力戰城陷告其母曰兒不能兩全忠孝幸有二弟當為終養拜母而別趨官舍坐堂上不屈而死

恒思歸國　何可假人陳書梁元帝時沈炯為西魏所擄魏人甚禮之

炯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閉戶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棄毁不令流布世説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爽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至于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受戒孔子　令見先人

宋紀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立朝讜正元主常令受帝師僧怕克斯巴戒希憲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元主曰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又元圜潭州尹穀時寓居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冠招鄉人行冠禮鄉人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耳禮畢與其家人自焚

不得承命　豈復全交

南史宋竟陵王誕反以劉琨之為參軍琨之辭曰忠孝不得並全琨之有老父在不得承命誕因而殺之　漢書臧洪傳洪荅袁紹書曰本州被侵郡將遘戹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致淪滅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門乎

經門

揮涕　晉書殷仲堪鎮江陵桓靈寶攻之後仲堪走惟羅企生從路經家門弟遵生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

謁帝改容　北史普泰初崔猷遷司徒從事中郎既遭家難遂間行入關及謁魏孝武哀動左右帝為之改容目送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門

求郡養母　宋紀洪皓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

取心祭父　元紀察罕特穆爾為田豐王士誠所刺訃聞帝震悼令庫庫特穆爾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仇遂克之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父

同日而至　宋紀文天祥死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天祥骸骨歸葬吉州適家人亦自惠州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而至人以為忠孝所感

一方所歸　晉書沮渠蒙遜傳羅仇謂其弟麴粥曰吾家累世忠孝

為一方所歸守人負我毋我負人宜有甄錄以為鏡戒北史崔光韶弟光伯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吏滿奏代詔曰光伯自涖海沂清風遠著兼具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錄可更任三年以廣風化漢書帝以三公多見罪退欲馮勤以善自終因誡之曰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戒能盡忠于國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于不朽可不勉哉卜以善俗詩為諫書漢書嚴遵卜筮于成都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又王式為昌邑王師後王賀嗣位以淫亂廢治事使者責問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端禮常賜書敬宗不識字一統志宗錢端禮為倣六世孫高宗常御書忠孝之家四字賜之性理樂菴李氏曰人

讀書須是識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

陽城語諸生　景讓舉一爵

唐陽城傳城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南郡新書大中間丞郎宴席蔣伸在坐忽酌一杯言曰坐上有孝于家忠于國者飲此爵衆皆肅然無敢舉者獨李公景讓起引此爵蔣曰宜然

為君為父付一笑於此生　事宋事元敢二心以逃死

一統志宋李成大知金壇縣元兵至吏民脅成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事泄榜掠不屈先殺其二子笑曰子為父死臣為君死遂遇害　宋史厓山既平文天祥被執張弘範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者事元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心乎

忠孝四

原辭母白帖魏王經為尚書高貴鄉公欲討司馬文王王沈王經皆預謀謀訖沈走告文王經獨不行被收泣辭母母顏色不變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人誰不死死得所何恨之有

辭主三國志蜀徐庶從先主曹公獲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今失老母方寸亂矣遂詣曹公

不兩全晉周處傳處為中丞朝臣惡其疆直乃使隸夏侯駿西征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辭處曰忠孝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今日我死所也

增天子題碑唐書韓思復傳思復卒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安君定親三國志魏文帝然制曰忠臣孝子宜思仲尼釋之之言鑒華元明帝之戒所以安君定親斯則聖賢之忠孝矣

乃心本朝晉書武帝時吉

挹守魏興苻堅遣將來攻力不能抗不食而死桓冲上
言曰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朗西臺傾覆隕身
守節挹世篤忠
孝乃心本朝

戒子努力宋史杜衍為宋賢相卒時年八十誨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

鄉里易名一統志宋曹矩少以純孝聞累遷左屯田郎中樊黃之夕芝生墓上詔以所居為忠孝鄉孝芝里

忠孝五

原表梁元帝上忠臣傳表曰資父事君實曰嚴敬求忠
出孝義蕙臣子是以冬溫夏凊盡事親之節進思將美
懷出奉之義義軒改物殷周受命三能十亂九棘五臣

靡不夙夜在公忠為令德若縉雲得姓之子姬昌魯衛之臣是知理合君親孝忠一體性與率由因心致極臣連華霄漢憑暉日月三握再吐夙奉紫庭之慈春詩秋禮早蒙丹扆之訓宣帝褒德麟閣畫充國之形顯宗念功雲臺圖仲華之像

增書宋謝枋得與程鉅夫書畧曰枋得宋室孤臣所以不死者九十三歲老母在堂耳今天已奪其恃枋得無意人間事矣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傳曰求

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忠於國者未之有也語曰人苦不自知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言之況稍知詩書識禮義者乎且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非其人而負求才之意傳曰為人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為忠臣猶願為孝子 明宋濂荅郡守聘五經師書畧曰古之通經者非思騰篋口舌以聾瞽時俗實欲學為忠孝而孝者又百行之冠冕

苟於孝道有關則雖分析經義如蠶絲牛毛徒召辱耳

陽城為學官時謂諸生曰凡學者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其有不省親者即斥去之此古人龜鑑也濂嚴父年垂八十旦暮弄雛親側以盡愛日之誠猶懼不足乃使去之以臨諸生諸生將何以取法乎諸生尚不欲久去膝下況為師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將何面目以見之也執事何為欲強之乎

增序馬融忠經序曰忠經者蓋出於孝經也仲尼言孝

者所以事君之義則知孝者俟忠而成之所以荅君親之恩明臣子之分忠不可廢於國孝不可絶於家孝既有經忠則猶鈌故述仲尼之説作忠經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二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吴省蘭

謄録監生臣蔣雲師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二

人部三十 孝 孝養

孝一

原爾雅曰善父母為孝 增釋名曰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悅好也 書曰奉先思孝 又曰恪慎克孝 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

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增又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原禮記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又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增又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殁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殁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　又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

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

然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　又曰居處不莊非孝也

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

戰陣無勇非孝也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

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又曰夫孝

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又曰孝子之事親居

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

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毛詩序曰凱風美孝子也　又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又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孝經鉤命曰國多孝則風雨時　又曰孝子如醴泉　孝經左契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則鳳凰巢　漢書賈誼傳曰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　延篤傳曰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　北史孝行論曰塞天地橫四海者惟孝而已矣然則孝始愛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

焉若上智秉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功其美一也　莊子曰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孔叢子曰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

小學紺珠曰孝則生福　又曰治身莫先於孝

孝二

增拾遺記曰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昔黃帝伐蚩尤除諸凶害獨表此處為孝養之鄉萬國莫不欽仰舜受堯禪其國執玉帛來朝特加賔禮　淮南子曰周

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尚書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詩曰張仲孝友　原孝子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色褊襴衣常取漿上堂趺仆因臥地為小兒啼或弄雛鳥於親側　說苑曰閔子騫早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

蘆花衣之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令閔子御車體寒失靷父責之閔子不自理父察知之歸謂婦曰我所以娶汝乃為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

增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避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者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吾少好學周流天下而吾親死一失

也髙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無成二失也少失交遊寡於親友三失也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哭而死孔子曰弟子識之足以誡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原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増家語曰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殁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

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也　禮記曰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故君子頃(音跬)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余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　原說苑曰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得笞

未嘗不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憂也　漢書刑法志曰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涕泣隨父到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乞沒為官婢以贖父罪文帝詔免意罪并除肉刑　增萬石君傳曰萬石君歸老於家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音投）身自澣洗（師古曰中帬若今言中衣廁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　原金

日磾傳曰日磾母敎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之涕泣　東觀漢記曰光武時長沙義士古初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冐火伏棺上俄而火滅　增孔奮傳曰奮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　江革傳曰革遭亂負母逃難數遇賊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賊是以不忍犯之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

比革以母老不欲揺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鄉里稱之曰江巨孝 原東觀漢記曰黄香舉孝廉為郡五官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即扇枕寒即以身温席 汝南先賢傳曰薛苞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之令出苞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埽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歳餘父母慙而還之 續漢書曰申屠蟠九歳喪父哀毀過禮

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郭林宗別傳曰茅容耕於野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獨容危坐愈恭林宗見而竒之與言因請寓宿旣而日夕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旣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共客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哉　東觀漢記曰趙咨性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常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餘物一無所惜諸盜皆

慙歎跪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　增蘇氏家語曰漢蔡邕性篤孝母滞病三年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　搜神記曰董永東漢末家貧傭耕以養其父父歿貸錢於里之富人裴氏許身為奴以償所貸得錢五千營葬葬畢忽道遇一婦人求為永妻永與俱詣錢主遂織絹於裴氏織三百縑以償一月而畢辭永去乃曰我天之織女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　原蕭廣濟孝子傳曰東漢末

嫣皓父昆被劾入臺皓年十六髡頭詣闕通章不省號不飲食懷石腰中詣公卿輒出石置地叩頭流血覆面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　增魏志髙柔傳曰時制吏遭大喪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勑當行以疾病為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寛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　晉夏方傳曰方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

十有七載葬送得畢　許孜傳曰孜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　原桑虞傳曰虞年十四喪父毀瘠日以米百粒糝藜藿其姊諭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　增王裒傳曰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廢蓼莪之篇　王延傳曰延事親夏扇枕席冬以身温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　原荀氏家傳曰晉荀顗或作

瑜年踰耳順而母年九十色養烝烝以孝聞在喪憔悴貌不可識若嬰孺之號哀動傍人　增晉書曰王戎母喪飲酒食肉而容貌毁悴和嶠父喪禮法自持而哀毁不踰於戎嶠生孝戎死孝　原宗躬孝子傳曰吳坦之隱之兄也母葬之夕設九飯祭坦之每臨一祭輒號慟斷絶至七祭嘔血而死　續搜神記曰吳猛性至孝小兒時隨父母臥夏月多蚊虫而終不摇扇云懼蚊虫去我及父母也　晉中興書曰吳隱之遭母喪哀毁過禮

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輟事流涕悲不自勝　增殷仲堪傳曰仲堪父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遂眇一目居喪哀毁以孝聞又父常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鬭孝武聞其事而不知其人偶以問仲堪仲堪流涕而對曰臣進退維谷　原師覺授孝子傳曰晉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以食覺有味便吐去　何子平傳曰子平事母至孝為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

或問之荅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米何容獨食白粲母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晝夜號叫暑避清涼冬不衣絮　增南史裴子野傳曰子野居喪每至墓所草為之枯白兎白鳩馴擾其間　丘傑傳曰傑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歳餘忽夢見母曰汝啖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藥服之下蝌斗子數升　謝貞傳曰貞七歳時祖母阮氏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見祖母不食亦不食親族

莫不奇之十四丁父艱號哀頓地絶而復蘇　司馬暠傳曰暠字文昇年十二丁内艱哀慕過禮毁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歎息久之字其小字謂其父子産曰昨見羅兒面顔憔悴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為有子矣　魏書趙琰傳曰琰以不得葬二親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踰耳順而孝思彌篤斷諸滋味食麥而已　蕭祗傳曰祗子放隨父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舍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

樹為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時以為至孝之感　北周陸通傳曰通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魚泉　隋李顯達傳曰顯達父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鬢髮墮落形體枯憔遂至滅性　薛濬傳曰濬母亡歸葬時值隆冬哀經徒跣冒犯霜雪行五百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　田翼傳曰母臥疾

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亦不食　李德饒傳曰德饒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居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衰徒跣號踊幾絶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為孝敬村里為和順里　劉德威傳曰德威子審理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元輒疾病必親煑藥嘗而後進元曰兒孝通神明吾

一顧念病輒問　唐竇抗傳曰抗侍父病東帶五旬不弛居喪哀癯過常母卒數號絶　鄭善果傳曰善果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討尉遲迥戰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襲爵家人為其幼弗告也及受詔號慟不自勝　李迥秀傳曰迥秀母少賤妻常詈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荅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顔色何可留　唐書段秀實傳曰秀實六歳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　崔璵傳曰諸崔自咸通

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曽王母長孫夫人春秋髙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宋王仁鎬傳曰鎬拜節度使省其父祖之墓周視松檟涕泗嗚咽謂所親曰仲由以為不如負米之樂信矣　張齊賢傳曰太宗命齊賢知定州以母老不願往尋丁内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不食酒肉蔬果　顧忻傳曰忻

以母病葷腥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所欲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　成象傳曰象事父母以孝聞號泣營葬聞者悽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臥象無怖色燕百餘集廬中禾生墓側吐九穗遠近目為成孝子　杜誼傳曰誼父母喪卜葬徒跣負土為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間泥水沒骭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流血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繞墳而號然後去　支漸傳曰漸年七十

持母喪蓬首垢面三時號泣白蛇貍兎擾其傍白雀白烏日集於壟木五色雀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　遼史耶律安圖傳曰耶律安圖幼若成人居父喪哀毀過禮見者傷之太祖屢加慰諭嘗曰此兒必為令器及長事母至孝以父死非罪未葬不預宴樂　金史陳顏傳曰顏父光仕宋調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顏間關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歸光家奴誣告光殺人光繫獄搒掠不能勝因自誣服顏請代死太守哀

之未敢決會帥至郡以其狀白帥曰此真孝子也兩釋之　元史蕭道壽傳曰道壽母年八十餘事養盡禮夫婦親侍櫛沐必俟母食而後退食母寢而後就寢出必告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而受母命起乃起起後再拜謝色喜乃退　布延蘇達勤默呼氏傳曰父喪晝夜悲號有飛鳥翔集墳土湧起　劉通傳曰母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年八十五目忽復明　湯霖傳曰霖母病熱思氷時天大暑求

之不得號呼累日池中忽聞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氷澌也奉母疾愈

輟耕録曰陶明元母病心痛痛則拍張跳躅嚙牀簀衾褥醫莫能愈明元掐心嚼舌以代母痛一日禱於神將割一臠為湯劑引刀欲下忽有鄰童自外躍入叱曰毋自損我天醫也明元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十數字於几面擲筆仆地視其書藥方也鄰兒醒叩之無所知遂如其方治之母終身痛不再舉

明一統志曰洪武時顧仲禮事母至孝遇歲凶負母

就養他郡七年始歸見蝗起食其田苗仲禮泣曰吾將何以為養乎俄疾風蝗盡去苗得不傷　明蔡遷傳略曰合肥陳文者早喪父奉母至孝元季挈家歸太祖積官都督僉事卒封東海侯謚孝勇明臣得謚孝者文一人而已　洪武實錄曰河南舞陽縣民周炳事母焦氏至孝常病篤炳呼天禱神求以身代遂愈後復病痢思食獐肉炳求之不得忽一獐入其家即以供母母病復差人以為孝感所致請表其門曰孝行　宋濂危孝子

傳曰危貞昉父孝先坐法謫役貞昉以身願代上從之貞昉乃觧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然質體尫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　陳繼傳畧曰繼奉母至孝有司上其事使御史廉之繼方隨母行濯母飲以壺漿拜而後飲帝聞嗟異府縣交薦以母老辭不就永樂中舉孝行仍旌其母曰貞節　儲福傳畧曰福殉靖難妻范與其母韓營地葬之范時年二十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一日范澣衣澗邊

見草可織席因取之鬻以養姑姑年七十餘卒營葬廬墓傍年八十餘卒卒後席草不復生　劉文煥傳略曰文煥早喪父奉母至孝躬自築墳哀毀骨立嘗鑿墓傍不數尺泉湧出味且甘洌人呼為孝子泉

孝三

原循陔　倚門束廣微補亡詩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循彼南陔言采其蘭　師覺授孝子傳

趙狗幼有孝性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物未嘗敢獨食必先以哺父出輙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

俟父　嗣服　繼志詩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禮記武王周公其達孝矣

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驢鳴　鶴呌 後漢戴良傳良字叔鸞母憙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憙音虛計反 晉吳隱之傳隱之執喪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常有雙鶴警叫

先意　察色 禮記曾子曰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東觀漢記汝郁字叔異年五歲母患病不能飯食郁常抱持啼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為餐飯欺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異之因字曰叔異

錫類　奉先 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書奉先思孝

心動　目開 後漢書蔡順字君仲少孤養母常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嚙指順心動棄薪走歸 白帖盛彥母王氏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母病久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目豁然即開

增 分椹　抱柰 合壁事類 漢蔡順事

母至孝王莽末歲荒拾椹以異器盛之赤眉見而問之
馬曰黑者味甘奉母赤者味酸自食賊義其孝乃以米
肉遺之　晉書王祥性至孝有丹柰結　禪窟　鹹鄉
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
北史皇甫遐遭後母喪負土為墳復於墓南作一禪窟
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　拾遺記到奇居喪盡禮以
淚浸地即鹹　原德無加　行莫大　孝經聖人之德無
俗謂之鹹鄉　以加於孝乎　又
人之行莫　赤烏巢門　白兎遊墓　華陽國志吳順養
大于孝　母赤烏巢門　白
帖後漢方儲幼喪父事母母　增羅威進果　殷惲持
終負土成墳白兎游其下
瓜陸徵廣州先賢傳羅威字德仁八歲喪父事母至孝
耕耘為業勤身苦體以奉供養令名署門下吏不就
將母遁避隱居增城縣界令還復舊居朝暮供侍異果
珍味隨時進前也　蕭廣濟孝子傳殷惲七歲喪父哀

號毀憔不為戲矣得瓜果可啖之物懷持進母未嘗先食

陳紀畫像　丁蘭圖形　海內先賢傳陳紀字元方實之子也至德絕俗才達過人烝烝色養不離左右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畫像百城以勵風俗焉　孫盛逸士傳丁蘭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鄰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拜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疾來誶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還即奮劍殺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為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遂上之圖其形於雲臺

春氣　夏木　地義天經　孝經左契孝子之淵身也猶春氣之潛潛也又漢荀爽傳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注曰火木之子夏火之位木至夏而盛故為孝　孝經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烏棲冠上　泉湧舍傍　家語曾子至孝三足烏棲其冠　漢書姜詩母好江水詩

子因遠汲溺死詩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舍側忽有泉湧味如江水並雙鯉同出

身先鍼灸

食不鹽酥 梁庾沙彌傳母劉病篤晨夕侍側衣不觧帶或應鍼灸以身先試 唐元德秀傳德秀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既擢用母亡食不鹽酥藉無茵褥

髮皆禿落

綿定奇温 梁荀匠傳匠居喪三年足不出户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繼之以血 世說晉朱百年母以冬月亡衣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絮帛時就孔思遠宿思遠以臥具覆之覺即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感泣

蒲萄不舉

雕胡自生

唐陳叔達傳達為納言常賜食得蒲萄不舉唐高祖問之對曰臣母病渴常求不能致臣願奉之帝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 西京雜記顧翔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嗜雕胡飯常率子女躬自采擷家近太湖湖中忽自生雕胡遂得以

養　二燈照墓　一石依舟　錄異記陰元之父葬後墓前常有二燈來照至明乃息　一統志漢隗相母惡江邊水不潔必得江心水乃就飲相以舟汲之患流急後江心忽湧出一石舟乃可依人以為孝感　有若成人　必為佳罷　北齊書袁聿修七歲遭喪居處禮度有若成人　晉書韋忠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為佳罷　病從指入　酒向足流　稗史唐崔渾性至孝母嘗有疾渾跪請病授已有項覺病從指入俄而遍身母所苦遂愈　孝苑唐賈直言父道沖代宗時以泄禁中事賜鴆死直言白中使請自執罷以飲父中使然之直言既持杯自飲立盡酒忽從左足出具奏父得流南海　憂無此弟　願得為兄　唐岑文本傳文本弟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

之文本泣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　孝苑李密聘吴吴主與羣臣論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吴主曰何為密曰為兄供奉之日長

帷車袖劍

乘馬逐鹿 三國志魏龎淯外祖父趙安為同縣人李壽所殺淯母娥親自傷父讎不報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讎已報請就戮會赦得免州郡贊歎勒石表閭　陳書吴明徹幼孤性至孝感父樹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亢旱苗枯明徹每至田中號泣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驗明徹即樹之最小子也

特遺二婢

加賜一雞 晉書祖納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　元史特克甫四歲與叔父奈曼入見

帝方食雞以賜特克特克捧而不食帝問之對曰將以遺母帝奇之加賜一雞

晨午分膳 朝暮送粥 孝苑宋陸時雍補郡學生念母凡時不給詣掌膳曰吾日飯不盡餐願撤一膳遺母自以一膳分為晨午　後漢樊儵傳儵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

廬棲小鳥 門帶長蛇 魏書王崇母亡晝夜哭泣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如雀棲於崇廬朝夕不去　陶潛孝傳殷陶年十二以孝稱遭父喪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柩在獨居廬不動

操瓶湧泉 種瓜辦葬 拾遺記曹曾慕曾參之行時亢旱井池皆竭母思甘清之水曾跪而操瓶則井泉自湧清美於常　南史韓靈敏傳靈敏早孤與凡靈珍家貧無以營葬凡弟共種瓜半畝朝採瓜子暮便復生以此遂辦葬事

約不敢違 啼非為痛 晉陶侃傳

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洪源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少年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世說新語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也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

鳥常銜火　馬暫輟芻

拾遺記郅奇居喪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飛鳥銜火夾之登山濟水雖夜如晝之明也　蘓氏家語魏程堅母喪哀號櫪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暫輟芻草

必先母老　不逮親存

宋史賈黄中出知襄州自言母老乞留京因改知澶州辭之日太宗謂侍臣曰黄中母有賢德年七十餘未覺老朕每與語甚明辯而黄中終日憂懼必先其母老矣　韓詩外傳曾子事詳後祿養二

相戒勿犯　令視為法

隋華秋傳秋家貧傭賃為養其母母終負土成墳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兎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郡縣嘉其孝感以聞詔表其門閭後羣盜

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戒曰勿犯孝子鄉　宋史趙君錫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父良規每出必扶植上下雜立僕御中常從謁文彥博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為法

樹為之枯　斧不可拔　晉紀王褒父殁後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泣著樹樹為之枯　元史石明三母為虎所害乃礪巨斧晝砍殺虎明三亦死立不仆張目如生斧在手牢不可拔

不知是女　何用生男　獨異志古有女木蘭者代其父從征身備戎裝凡十二年無知之者又古樂府木蘭行云不知木蘭是女郎　下詳孝二

讃誦為首　考叔稱純　孝苑唐王讃誦少喪親培土成墳二十年不脫衰麻　黜陟使章積奏劍南孝子十六人讃誦為首　左傳穎考叔純孝也

橘懷三箇　梅放一枝　人物志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遺母唐詩橘懷三箇去　稗

史龍廣寒事母至孝六月一日其母壽誕初啓北牖舉
壽觴忽梅花一枝入牖香色絶佳人以孝梅稱之士大
夫各贈以詩

風吹即倒

籠負為安

北齊書崔㥄傳崔仲文弟子約五歲喪父
不肯食肉後喪母哀毀骨立人曰崔九作孝風吹即倒
三國鮑出傳興平中三輔亂出兄弟五人與母容南
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北歸而其母不能行兄弟欲
共輿之出以乘車歷山危險不如負之為安乃以籠盛
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

踐地避石

叩氷召鱗

山堂肆考宋徐積以父諱石平
生不用石踞遇石避而不踐

晉史孝友傳王延叩氷
而召鱗又本傳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延偱汾叩凌而
哭忽有魚湧出水上

惟啜麥粥

不食羊肝

北齊書徐孝克所生母欲粳米為粥
不能常辦母亡之後孝克遂常啜麥有遺粳米者孝克
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

北史辛少雍有孝行為祖

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

樹下拜果　山中問藤

稗史宋淳熙時江州民謝生母老病以夏月思生柑不啻饑渴謝家有小園種此果乃夜拜樹下藤為之穿裂詰旦已纍纍結丹實數顆食之病遂瘳又齊雁門解叔謙母疾夜於庭中祈福聞空中云得丁公藤為酒便差訪醫無識者乃崎嶇求訪至宜都境遥見山中老翁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并示其漬酒之法

一月卧氷　三年泣血

元史田喈珠父病禱於天袒卧氷上一月　禮記高子皋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不書官紙　常立屏風

晉阮孝緒傳孝緒十餘歲隨父為湘州從事不書官紙以成父之清白　蘇氏家語杜陵蕭彪為巴郡太守以父老歸供養父有客常立屏風後自應使命

執經隴畔　舉手與中

後漢孫期傳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奉養從學者皆執經隴畔以隨之　漢韓延壽傳延壽常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曰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

受脯不食　納屨以行　呂氏春秋趙宣孟將之絳見骫桑之下有卧餓人宣孟與脯二朐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二脯遂去注骫古委字也　宋書謝曜生母郭氏病晨昏温清勤容戚顔未嘗暫改母疾畏驚一家尊卑感曜至性咸納屨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

歸非所願　眠亦不安　元史陳韶孫父冽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號泣隨父道過遼陽平章托爾楚見而問之語曰天子寛仁罰弗及嗣我返汝故鄉汝願乎對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

非所顧　南史宋袁君正數歲父疾晝夜
專侍人勸暫休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　山分復合
指墮更生　元李忠傳忠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
郇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
近忠家其山分而為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免
大唐新語孟景休丁母憂哀毀滅性及葬跣而履霜脚
指皆墮既而　畫扇留篋　滴淚裂軏　南史張敷生而
復生如初　母亡數歲便有
感慕之色求母遺物惟有一畫扇每至感思輒開　羣
篋流涕　明紀虞譙父歿淚滴浸軏軏為碎裂
烏助泣　一犬隨號　張氏家乘明成化時華亭張溥字
兩山以孝義聞父母暨祖母三喪
相繼溥晝夜哀泣有羣烏喧集庭樹以血和淚賦三挽
哀衆詩一時名公題咏成帙傳於世溥遂終身不服紅
紫　隋書翟普林父母俱終哀毀滅　國名扶老　縣
性家有一犬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

號烏傷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八年扶盧國來朝渡玉河萬里方至云其國中山川無惡禽獸水不揚波風不折木人皆壽三百歲咸知孝讓死葬於野外以香木靈芝瘞掩其尸閭里弔送號哭之聲動於林谷河源為之流止春木為之改色居喪水漿不入於口至死者骨為塵埃然後乃食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為扶老純孝之國　宋劉敬叔異苑顏烏以純孝著後有羣烏銜鼓集顏所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為顏至孝遂名縣為烏傷王莽改為孝烏以彰其行

私置木主　陽舉水漿明楊士奇傳士奇母改適每祭先不令士奇與士奇怪而問母母告以故士奇年六歲悲愴不已乃私置三木主祀於別室早必焚香拜跪　又虞譚傳譚父歿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為一舉母入即引去

跪受丹書字　持歸紫石英稗史齊蕭叡明母患病積年叡明晝夜祈禱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

人病叡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見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絹
丹書為日月字母病即愈　北史梁彦先七歲時父遇
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彦先憂悴
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

一夕髮盡白　三年味不甘　元郭道卿傳郭庭煒為建
寧路平準行用庫使辭歸
侍養父道卿嘗病痢危甚庭煒憂悴一夕髮盡白　北
史辛紹先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
遂落
晝

弄雛老萊子　鎮石枯桑君　孝子傳老萊子事
詳孝二　孝苑羊
淑偉母嘗有疾淑偉中夜祈禱忽有人在樹下自稱枯
桑君曰若母無恙時令泄氣在亥可西南求白石鎮之
言訖不見明
日如言而愈

哀罷鄰人社　縈迴宰相班　三國志魏
王修年七
歲喪母母於社日亡來歲鄰人舉社修感念母哀甚鄰
人聞之為之罷社　合璧事類唐懿宗誕日宴慈仁寺

宰相趙隱侍母以安輿臨觀他相率百官拜恩於廷迴班候夫人搢紳榮之未嘗易衣櫛髮

仍然擁笏垂魚一統志明王中性至孝母殁旦夕哭奠未嘗櫛髮易衣洪武間表其門

孝苑唐曹成王皐遭誣在治念其母太妃老將驚而慼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坦施自若

孟宗哭而冬笋出 劉殷泣而霜堇生白帖孟宗後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慟哭笋為之出 晉書劉殷祖母盛冬思堇殷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祝地便有堇生焉

劉茂養親竭茲筋力 孔嵩傭卒變乃姓名後漢書劉茂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 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 明年

對芋嗚咽難勝 今日聞箏悲哀頓絕說郛鮮于文宗七歲喪父父以

種芋時亡明年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南史張稷所生母少執箏伎母歿聞兄彈箏聲悲痛頓絶遂終身不復聽箏

孔門高弟見益母而思　王氏諸生廢蓼莪之詠

毛詩注疏王風中谷有蓷陸璣云韓詩及三蒼皆云益母也曾子見益母而感　晉書王裒事詳孝二

成溝渠而注地慘矣娥金　緣旛竿以上天寃哉青血

孝苑李娥父吴大帝時為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煉金竭爐而金不出吴令耗折官物即坐斬娥年十五遂自投爐中於是金液沸溢塞爐而下遂成溝渠注二十里所收金億萬計　王紹孝子傳周青許同郡周少君少君病未獲成禮而終青往為婦十餘年公姑勸令改嫁青誓以匪石後公姑自殺姑女告青殺害被誣刑于市青謂監刑者曰願樹長竿白旛不殺公姑者血上天血乃緣旛竿上天

溪虎山龍之異

類亦助號聲　黃衣紅帕之神人恍聞告語錄異記資州人陰元之父殁於墓六時臨哭嘗有溪龍山虎助其號聲元史王荐傳荐父疾甚禱於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人曰適恍惚見神人黃衣紅帕首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

大人未見豈容冬李之先嘗　童子何悲為有桑林之可葬南史梁王僧孺年五歲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　周書裴俠年十三遭父喪哀毀若成人將擇葬地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于桑東封公侯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

薛舍人淚流磐石祖德難忘　陶黃門哭抱染衣慈容莫覩新唐書薛牧子元超為中書舍人省中有磐石乃祖道衡為侍郎時嘗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

法然流涕 五代新説梁陶黄門季直五歳喪母母在時染衣于外贖歸抱之號泣聞者酸感

上帝賜七年之粟竊幸非虚 太尉驚五歳之兒乃能如是

晉書劉殷至孝夢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名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 元史郭格根傳格根父寧守大良平宋將史太尉來攻陷大良平全家被俘太尉將殺寧格根請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太尉驚問曰是兒幾歳耶寧曰五歳曰五歳兒能如是吾當全汝家命由是寧家得還

孝四

原盡歡 禮記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增舜草 梁任昉述異記舜草今之孝草也 白鳩郎 搜神記鄭弘遷臨淮太守郡民徐憲

在喪致哀有白鳩巢門側弘舉為孝廉朝廷稱為白鳩郎

越燒他舍 後漢書蔡順母終未葬里中災火偪其舍順伏棺號哭火遂越燒他舍

執骸而殁 陶潛孝傳廉範者京兆人也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遇石船覆範執骸而殁船人救之僅免於死遂以喪歸注執骸一作抱棺

桑枝得藥 人物志漢夏侯訢侍母疾衣不解帶者數年一日忽夢其父告之曰天帝憐汝至孝賜以仙藥在室後桑枝上訢驚起往視果得藥進之母病立愈

惟在諸君 三國志魏司馬芝避亂荆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刄臨芝芝叩頭曰母老惟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

烏為銜壤 徐廣孝子傳巴郡文壤母死兄弟二人營葬不用僮僕之力葬之日羣烏數千銜土壤助以成墳

金鎞療目 北史張元傳元祖喪明元恒憂泣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

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願祖目見明經七日其夜夢一老翁以金鎞療其祖目越三日祖目果明

游先白母　五代史王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遊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先往

車不能升　孝苑梁蕭鈞所生母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訊問武帝尫羸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而止典籤以聞武帝即幸鈞邸見之愴然還

何謂不多　南史庾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荅曰孝者德之本何謂不多

水退瞿塘　世說庾子輿父卒官巴西奉喪歸至巴東秋水猶壯子輿撫心長叫其夜水忽減退既渡水壯如舊時人為之語曰灩澦如襆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

白鶴雙下　南史庾域有孝行母好鶴唳域孜孜營求一日雙鶴來下

盜共舉輿　唐書牛徽父蔚避地於梁徽與子扶籃輿歷閣路盜擊其首持輿不息拜曰親老而疾幸

母駭驚及前谷又逢盜輒相語曰此孝子也共舉輿舍之家

烏來候哭 後周書宗懍遭母喪哭輒嘔血兩旬之內絕而復甦者三有羣烏數千來集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

藥似竹根 南史劉靈哲母病祈禱悅摯夢黃衣老人與藥曰取療母及覺藥在枕間食之果差藥似竹根種於齋前葉似蒚芘

祝鳩有性 左傳郯子曰吾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以鳥名官祝鳩氏司徒也注祝鳩睢鳩也其性孝故以名司徒主教民之官

須待姨差 齊書高帝第十一子鈞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憔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

自飲其清 金史劉煥傳宋末起兵城中乏食煥尚幼煮糠粒而食之自飲其清者以醲厚供母

卿過季偉 南史樂頤之傳庾杲之常往候樂頤之頤之為設食惟枯魚菜葅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

過於茅季偉顧我非郭林宗

跪讀父書　吳書顧愷每得父書灑埽几席跪而讀之

櫨不比棃　南史張敷小名櫨父邵小名棃宋文帝戲之曰櫨何如棃敷曰棃是百果之宗櫨何敢比所居名孝張里

鳩雀巢樹　唐書張九齡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廬側白鳩白雀巢於家樹

楊梅三實　南史王虛之母喪晝哀庭中楊梅隆冬三實

屋夜有光　徐廣孝子傳王靈之喪父母二十年鹽酢不入其口所住屋夜有光

花有根鬚　梁吳均齊春秋晉安王蕭子懋七歲時母阮淑媛常病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衆僧以銅甁盛水花更鮮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姨獲祐願齋竟花如故七日齋畢花更鮮紅視甖中稍有根鬚阮病尋差世稱其孝感

火留神許字　輟耕錄唐鄭潛曜母寢疾潛曜不䤄面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

字獨不化　雷雨不霑臥地　元王庸傳庸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具往欲蔽之見庸所坐卧之地獨不霑濕

志大將王緒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違者斬王潮兄弟獨扶其母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　事母如事將軍　宋周暉清波雜既殺其母請先母死將士共爲之請乃舍之

孝五

原詩魏王粲思親詩曰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先姑志侔姜姒躬此勞瘁鞠予小子小子之生遭世罔寧烈考勤時從之于征奄遘不造隱憂是嬰咨予靡及退守

祧祊

增嵇康思親詩曰奈何愁兮愁無聊恒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情鬱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煢煢内自悼兮啼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絶感鞠育兮情剥裂嗟母兄兮永潛藏想形容兮内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歎感几杖兮涕汍瀾念疇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悲上空堂兮廓無依覩遺物兮心崩摧中夜號兮當告誰獨抆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

思予心戀所生兮淚不禁慈母沒兮誰與驕願自憐兮心忉忉訴蒼天兮天不聞淚如雨兮歎青雲欲棄憂兮尋復來痛隱隱兮不可裁　原晉束晳補亡詩曰循彼南陔言採其蘭眷戀庭幃心不遑安彼其之子罔或遊盤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其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幃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淩波赴汨噬魴捕鯉嗷嗷林烏受哺於子養優敬薄惟禽之似曷增爾虔以介丕祉其二章曰白華朱萼被於幽

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蒨蒨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亹亹忘劬白華元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孫綽表哀詩曰天地之德曰生生之所恃者親親存則歡泰情盡親亡則哀悴理極故老萊婆娑於膝下曾閔泣血於終年哀悼之思至矣自然之性篤矣余以薄祜夙遭閔凶越在九齡嚴考即世未及志學過庭無聞天覆既淪俯憑坤厚殖根外氏賴以成訓然以不

才不能負荷仁妣弘母儀之德邁縈寒之操雕琢固頑勉以道義庶幾砥礪犬馬之報豈悟一朝復見孤棄上天極禍怨痛莫訴皆由惡積咎深不能通感自丁荼毒載離寒暑茵帷塵寂棟宇寥怳仰悲軌迹長自矜悼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詩曰

茫茫太極賦授理殊咨生不辰仁考夙徂微微沖弱眇眇偏孤叩心昊蒼痛貫黄壚肅我以義鞠我以仁嚴邁商風恩洽陽春昔聞鄒母勤教善分懿矣慈妣曠世齊

運嗟余小子譬彼土蕢俯愧陋質仰忝髙訓悠悠元運四氣錯序自我酷痛載離寒暑寥寥空堂寂寂響户塵蒙几筵風生棟宇感昔有恃望晨遲顔婉戀懐袖極顧盡歡柰何慈妣歸體幽埏酷矣痛深剖髓摧肝　增

傅咸孝經詩曰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惡于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　明太祖

思親歌曰苑中髙樹枝葉雲上有慈烏乳雛勤雛翎少乾呼教飛騰翔啞啞朝與昏有時力及隨飛去有時不

及枝内存呼來呼去翎羽硬萬里長風兩翼振父母雙飛緊相隨雛知反哺天性真吾思昔日微庶民苦哉憔悴堂上親歔歔欷欷夢寐心不泯人而不如鳥乎將何

仲

原賦魏曹植懐親賦曰濟陽南澤有先帝故營遂停馬住駕造斯賦焉獵平原而南騖覩先帝之舊營步壁壘之常制識旌旄之所停在官曹之典列心髣髴於平生迴驥首而永逝赴修塗以尋遠情眷眷而顧懐魂須史

而九反　晉陸機祖德賦曰咨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靈曜栖九德以弘道振風烈以增劭彼劉公之矯矯固雲網之逸禽既憑形以傲物諒傅翼而栖林伊我公之秀武思無幽而弗昶形鮮烈於懷霜澤温惠乎挾纊收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為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登具瞻於太階濯長纓乎天漢解戎衣以高揖正端冕而大觀戢靈武於既曜恢時文於未煥騰絶風以逸驁庶遐蹤於公旦　增宋謝靈運孝感賦曰舉高檣

於楊潭眇投迹於炎州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而南浮於時月孟節季歲亦告暨離鄉眷壤改時懐氣戀丘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孟積雪而抽笋王斲氷以鱠鮮蔑柔葉於枯木起春波於寒川顧微心之庯褊謝精靈於昭晰擁永慕而莫從曾遐感而靡徹　原梁武帝孝思賦曰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悽愴懐燧穀而涕零仲由念枯魚而永慕虞丘感風樹而長悲雖一志一作至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至如獻歲發揮

春日載陽木散百花草列衆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啓節白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青陰不娛悦於懷抱惟罔極而纒心寒氷巳結寒條巳折旅鴈鳴而哀哀朔風鼓而烈烈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涼氣入衣凄風動裳心無迫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靈蛇銜珠以酬德慈烏返哺以報親在蟲鳥其猶爾況三才之令人

增詔漢宣帝詔曰道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

經凶災而吏繇事顔師古注曰繇讀曰傜事謂役使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北周田德懋丁父艱哀毀骨立上聞而嘉之賜璽書曰皇帝諭德懋知在窮疚哀毀過禮倚閭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詔表其門閭

增表晉李密陳情表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

慈父見背行年四歳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歳不行零丁辛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内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宫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

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狥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恤況臣孤苦尤甚之極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

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增序晉書孝友傳前序曰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於國

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於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順顔怡怡盡樂擊鮮就養亹亹忘劬集苞思蓺黍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哀罔極棄薪流慟銜索興嗟洒風樹以隤心瀕寒泉而沬泣追逺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修身以匡化懷履氷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曽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賛郭巨致錫金

之慶陽雍摽蒔玉之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

毳擾功文之廬然則因彼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

歸一揆　原梁元帝孝德傳序曰夫天經地義聖人不

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湧鄰火不焚地出

黄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原頌漢蔡邕祖德頌曰昔我烈祖暨於予考世載孝友

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兎馴擾以昭

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

也豈是童蒙狐稚所克任哉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莅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徽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别榦同心墳有馴兔宅我柏林神不可誣僞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為已華惟余小子豈不是欲于有先功匪榮伊辱

原贊晉夏侯湛閔子騫贊曰聖既擬天賢亦希聖烝烝子騫立體中正干禄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

詠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篇贊曰生之育之長之畜之顧我復我荅施何時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消塵之孝河海之慈廢書歎息泣下漣洏

增銘明　西蜀劉瑞孝娥井銘曰天柱虧日為月禍忠烈姦檜孽娥痛父冤冤莫泄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霓音涅憤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竭娥岳飛女也

增韓詩外傳曾子曰吾初為吏禄不及釜尚忻忻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没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車帶百乘然猶北面而涕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 前漢翟方進傳曰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戸而後母尚在方進内行修飾供養甚篤 後漢賈逵傳曰逵與班固並校祕書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穎陽侯馬

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謂不廣交通也屢空則從狐竹之子於首陽矣　謝承後漢書曰周盤字堅伯家貧養母儉薄不充誦詩至汝墳之章慨然而歎乃鮮韋帶就孝廉之舉　吳魯肅傳曰孫權貴重肅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　晉何琦傳曰琦事母常患甘鮮不贍乃為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及丁母憂服闋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効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

且煢然無復怙恃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　南史薛濬傳曰帝聞濬事母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　梁書謝朏傳曰明帝徵朏為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寄居郡西郭明帝詔加優禮賜牀帳褥席給以卿祿　劉之遴傳曰之遴除南郡太守武帝謂之曰卿母年高故令卿錦衣還鄉盡榮養之適　徐孝克傳曰孝克為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

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知其以遺母也啓聞宣帝嗟歎良久勅自今有宴孝克前饌並許將還餉母　陳何子平傳曰子平除海虞令禄惟供母不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禄本以養親不在為已問者慚而退　孝苑曰隋費冠卿登第後母歿遂廬墓終身歎曰得禄而親不在何以禄為再詔不起　説苑曰唐岑文本起自孤生致位宰相故其居處卑陋無茵褥帷帟而事母獨以盡養

聞　人物志曰唐丘為事繼母孝嘗有靈芝生堂歷官至太子右庶子及致仕年八十餘而母無恙給以俸祿之半　宋史王萬傳曰帝以萬母老家貧賜新會五十貫田五百畝以贍其家　張巨源傳曰源弟侶事母至孝帝賜其母粟帛　元史博囉哈雅傳曰博囉哈雅性至孝友造大宅於燕京自輝和爾國迎母來居事之得祿不入私室　語林曰明太祖行後苑見巢鵲哺雛曰禽獸且爾況人乎令羣臣親老者歸養

禄養二

原牲養（孝經曰用三牲之養）　**烏哺**（白帖嗷嗷林烏受哺於子）　**捧檄喜**

列鼎思（後漢書廬江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張奉慕其名往候之而府檄適至以義為守令義捧檄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服終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奉乃歎曰賢者不可測昔日之喜為親也　家語子路事詳孝二）　**將吏拜迎**　**公卿上壽**（魏志張遼屯合肥時遼母至屯遼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　後漢張酺傳酺為太尉雖在公位父嘗歸田里酺每遷職輒一詣京師遼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府奉酒上壽極歡）

拜來王導　**賀有孫權**（白帖虞潭母孫氏訓潭忠義後蘇峻反潭有功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拜　吳志顧雍

為尚書令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

增求兼京兆　不擇南州

唐書姜公輔以母老無養求為京兆戶曹參軍　唐岑參送張子尉南海詩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

笑不對策　泣以投書

宋史尹和靖少孤奉母陳氏以居嘗應舉發策有殺元祐黨人議笑曰是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告于伊川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意汝以善養乃祿養耶　晉書繆氏令初到縣趙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為士伍耳爾後能如此否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吾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

百口必均　二親無恙

新唐書裴向能以學問持門戶內外親戚百餘口俸祿必均世稱其孝　唐李邕撰郭元振行狀唐宰相二親存者惟元振一人

三釜偏樂

一鍾亦榮莊子寓言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注曰洎謂不及親也唐韋應物送周少府詩一鍾信榮祿可以展歡忻　乃為主簿　遂改連州晉書何琦十歲喪父事母朝夕色養嘗患甘旨不贍乃為郡主簿　因話錄唐憲宗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為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度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遂改授連州

手詔存問　中使迎還山堂肆考宋張齊賢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數其福壽有令子賜手詔存問　合璧事類陸贄為中書舍人母韋氏在江東帝遣中使迎還

留飲上餟　對客侍立語林明張倫官太原知府歸省郡守過候父留與飲倫持

榼上餽鞠躬侍命如童子餽既具即退立廡下郡守固請倫退守不敢當父謝曰幸君傒過敝廬老夫主之吾兒特將酒耳　溷水燕談宋陳省華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皆進士及第省華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堯叟知樞密次子直史館少子知制誥每對客命三子侍立容不自安省華曰學生侍立常也士大夫以為榮

不脫朝服　未嘗君羹　北齊書趙隱字彥深三歲母便孀居家人欲改適之傅氏自誓以死至五歲傅氏謂之曰家貧汝小何以能濟彥深泣曰天若哀矜兒大當報恩傅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入見母子相泣封宜陽國太妃　左傳潁考叔為潁谷封人有獻于鄭莊公莊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傍無几杖　侍皆青紫　後漢書胡廣傳廣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為太傅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

又耿弇傳弇父況疾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

忍令若曹樂　將為父母榮事文類聚宋范文正公為叅政時告諸子曰我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禄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冨貴之樂於是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唐韓愈文集歐陽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必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

仲山改官南都　巨源特給日契明紀王問字仲山舉進士為户曹主政念父年高求便養改南兵曹　晉書山濤傳帝以濤母老辭職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與比

禄養三

增求補外職 孝苑宋何麗天官游中都久未得歸賦懷親十三篇如毛詩體隨表上進以求補外朝廷嘉其志詔嶺南遠官皆許迎養

與家人齒 新唐書崔彥昭雖宰相侍母膳與家人齒順色柔聲在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

瞿然起就 宋歐陽修撰石曼卿墓表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瞿然起就之

特為作殿 三國志張遼傳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太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為起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

及今為榮 合璧事類趙康靖公槩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公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方為學士擬封不當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遂以為例

升堂慶母 又曰趙隱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升堂慶母

士艷其榮

唐蕭嵩傳嵩請老修蒔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子華為工部郎衡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皆艷其榮

求為知院官 渠苑許康佐苦家貧母老求為知院官人譏其不擇祿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肯就人皆知其為親屈

侍左右如褐衣 唐書蕭俛母韋氏俛雖宰相侍左右如褐衣時

祿養四

增詩唐杜甫賀陽城郡王衛伯玉太夫人恩加鄧國太夫人詩曰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冨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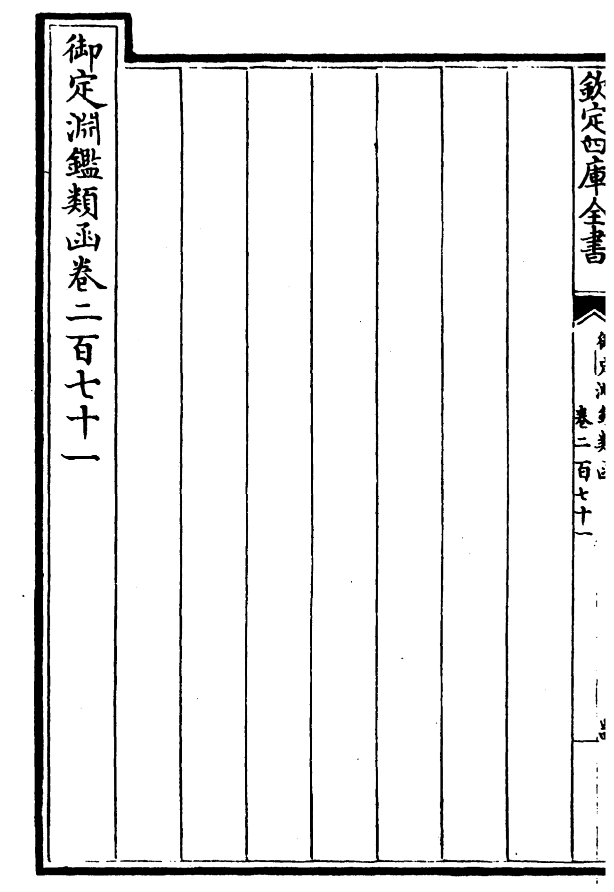
名新紫誥鸞迴紙清朝燕賀人遥傳冬笋味更覺綵衣
春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两如神
委曲承顔體騫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
岑參送李賓客荆南迎親詩曰迎親辭望苑恩詔下儲
闈昨見雙魚去今看駟馬歸驛帆湘水闊客舍楚山稀
手把黄香扇身披萊子衣鵲隨金印喜烏傍板輿飛勝
作東征賦還家滿路輝　白居易送崔使君侍親赴任
詩曰連持使節歴專城獨賀崔侯最慶榮烏府一抛霜

簡去朱輪四從板輿行發時正許沙鷗送到日方乗竹馬迎惟慮郡齋賔友少一杯春酒共誰傾

增書隋薛濬與弟書曰自釋褐登朝於兹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禄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

增序後漢孝友列傳序曰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罍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罍而

亡本樂之道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已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一